以清明之心祭清明之人

□陈佩君

清明节即将来临,我想以清明之心祭清明之人,写写我那与山丘溪水共眠的外婆。

外婆在清明临近之时,归于黄土。民间有说法,老年人总是会在临近一些特定的重大节日前离世,比如观音节日二月十九、六月十九,或是清明节、重阳节等。

很多年前,母亲望着只剩最后一口气的外婆,伤感的叹息声似乎还在耳边回响:“看来你外婆是熬不过这清明节。”年迈的外婆,艰难地吐出最后一口气,如一盏油灯燃尽了最后一点油,一切归于沉寂,归于不明不灭的混沌。外婆活了八十多岁,与她同龄人相比,算是高寿。

外婆出生于一百多年前的民国,娘家在临城田螺峙一带。那个时代,识字的女人不多,但外婆不但识字,还会打一手辣辣响的算盘。无奈生在乱世,二十八岁守寡时,身边有四个未成年的子女,尤其两个还是嗷嗷待哺的婴幼儿,这样的外婆连改嫁的机会都没有,她苦苦地撑着,将儿女养大。

“我小阿弟本来已经抱养给别人家,可他就是哭个不停,人家又来还了。”母亲说这些往事时,似乎只是轻描淡写,一点苦涩味都没有。“我十三岁那年,家里饿得慌,我娘将我许配给长岗山一个大我二十岁的一只眼睛瞎掉的老光棍,换来一担谷。后来,我长大懂事后,死活不肯嫁到长岗山,幸亏共产党干部做主,废了婚姻,但我娘去还礼道歉时,被人家泼了满头满脑的粪便。”母亲说曾经的往事,如同讲诉遥远的故事,波澜不惊,但我们都听得出曾经的苦难。只是外婆从未在我们面前露过苦相,她一直活得很豁达。她喜欢喝点小老酒,胸口闷的时候会抽根烟。她没有抽烟的瘾头,那根偶尔抽的烟,只是她的一剂解闷药。我也是偶尔见到过抽烟的外婆。

“日子太苦了,我们受不了,我娘会劝我们:‘我在上海大世界看过戏文,一夜之间,朝代换了好几个,因哪,世道会变的,日子会好的。’”母亲在回忆我外婆的点点滴滴。记忆中,我的外婆是个通透达观之人,所以能熬过无数的苦日子,能活得长寿,且儿女绕膝,寿终正寝。

“你外婆是寡妇,受尽人家的白眼。后来我们兄妹出道了,家境变好了,对于那些曾经欺负我们的村人,我们是不理睬的。可你外婆倒好,一点骨气也没有。有一天,曾经欺负过我们的一个村民路过我家门口,见我家门口的文旦长得诱人,搭讪道:‘阿婶,你家文旦长得真好。’你外婆立马摘下文旦,送给那村民。你小舅舅知道这事后,连连指责你外婆真没骨气。可你外婆还是照旧,不记恨人家,对村里人都客客气气。”我的外婆的确从未将怨气挂在脸上。她的脸不悲伤,也没有欢天喜地的样儿,而是一直平淡如水的模样。

风风雨雨中,外婆过着自己的日子。她的手很巧,能打算盘子,且打得辣辣响,我只是听闻,但我常常见外婆亲手缝制衣服,她穿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,一块布料,一把剪刀,一根针,一团线,她用手工缝出了很合身很得体的对襟衫。她还会做男人的活,过年逢节放炮仗,逮鸡杀鸡不眨眼。

外婆的确很能干,而她的为人处事也很有智慧。她过世多年,家人还在说着她对待儿媳妇的各种好。舅舅与舅母夫妻吵架,舅母离家出走,外婆在家数落儿子的过错,却一句也不说儿媳的不对。没想到这儿媳其实已经偷偷返回家,就在门口偷听这母子俩的对话。外婆只管教自己的儿子,不数落儿媳的过错,这种处理家事的方式让舅妈对我外婆另眼相看,极其尊重。

事隔多年,我依然将我的外婆视为学习的榜样。外婆言传身教,传递给我们后辈一股清正的家风:来这世间一遭的我们,不管世道如何,以豁达之心,以坚韧之意,好好地活着。

又是清明节,我那快八十的老母亲,赶在今年的清明前夕,和我的老父亲,一起相约去我外婆的坟头。“老了,趁很能走得动,去给娘上上坟头。”这是我娘的话,飘在清明的天空里。

人,总是会老的,清明总是会来临的,亘古不变。但人类也是生生不息的,一代又一代的子嗣绵延不绝,或许一切都在轮回之中。而我那与山水共眠的外婆,一定也存在于某个时空,告知我们后辈几个关键词:豁达之心,坚韧之意。

永远的外公

□清植

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情,莫过于子欲养,而亲不待。外公这个人在外人眼里,是平凡的糟老头子,但他却是我幼年生活中的,唯一支柱。

我想我这辈子,最悔恨的事,莫过于外公离世的那天,没有赶到定海,外公没见我最后一面,就悄然离世。

细细想来,外公这一辈子,实在过得太过辛苦。他的一生始终都在劳作,没有一天闲暇过。就连晚年,所剩无几的享福时光,都被我这不成器的外孙所占用。

外公退休后,在家门口开了家自行车修理店。生意特别好,每天都要忙到很晚。凡是在泗湾住过的老一代人,只要跟他提及桥头修自行车的都知道是我的外公。

上小学的时候,父母因为工作原因,把我寄养在外公家。那时外公为了照顾我,每当我放学回来的时候,就会放下手头的工作,牵着我稚嫩的双手,行走在泗湾的各个角落。记得有一次,外公家门口来了个卖甘蔗的,馋得我直流口水,我就抱着母亲的大腿撒娇,奢望母亲能给我买一根。可能当时母亲心情不佳,在我再三地撒娇下,母亲打了我:“买什么买,看见什么买什么,‘花啦面’要不要!”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外公看见,外公一把抱起我,嘲母亲怒吼:“心情不好,拿小孩子撒什么气,有本事打我啊!”“哎,爸,你这样宠他,都被你宠坏了。”母亲叹气道!从那次起,每当我惹母亲生气了,就躲到外公家装可怜,而外公也每次都不问青红皂白直接臭骂母亲一顿,哄着我。那时,外公家成了我最温馨的港湾!

天有不测风云,记得那是02年的冬天,一向强壮的外公在干活的时候突然倒下了。当我赶到医院时,外公的身上插满了输液管。经医生诊断外公患的是肺癌晚期,这无疑给外公判了死刑。那段时间里,我正好面临着期末考试,外公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业,反复叮嘱父母,千万不能让我到定海来看望他。

两个月后,外公走了,那天我刚考完期末考试。当母亲告诉我这个消息时,我整个人都愣住了,泪水不停地泅在眼眶中。母亲说外公临终时,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们三个小辈,就连遗言说得也是:“读书,读书。”

外公下葬的那天,我的成绩单也寄到了,可惜外公再也看不到了。有些东西,拥有的时候,不知道珍惜,直到失去了,才追悔莫及。外公在的时候,我就是他的小皇帝,任凭我无理取闹。外公走了,我才发现,这辈子,外孙这个荣誉已经失去了,没有人会让我继续拉着耳朵,骑在脖子上。下辈子,做您外孙这个福分,不知道还轮不轮的到。

外公走了十三年了,每当我想起外公在世时的点点滴滴,都悔恨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待外公好点,哪怕给外公捶捶背也好。在多少个思念外公的夜晚里,我只能提起笔,在字里行间中寻找着外公的踪迹,奢望着闭上眼,就能梦见外公,在梦里跟外公叙述这些年我对他的思念。

外公啊!外公,你为什么这么狠心,狠心到连最后一眼,都不让我看见,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。你可知道,你这不成器的外孙,有多么地思念你!

外公,每年的清明节,我都会来看您,这不仅是一名男人的承诺,更是,我这不成器的外孙,对您深深地愧欠。

清明,怀念堂叔

□安然

清明时节,漫山遍野的怀念与追思,缀满青柳的枝头。萧萧瑟瑟的春风,凄凄摇落灰丫蒙而久远的记忆。

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,由于我国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,百姓生活一度造成困难。1962年4月份,我正在读初中,父亲决定要我停学,参加农业队劳动。

我第一次干农活正赶上忙碌的春耕生产。吃完早饭,我穿上旧衣裳、旧胶鞋,背着锄头,拿着镰刀,跟在堂叔后面,堂叔扛着犁,赶着牛,10多个男女社员也各自扛着锄头,拿着镰刀,向村外老柳树下的农田走去。社员们来到田边,生产队长分配农活,上午分配我和几个女社员一道割青草,把青草割下来,放到田里作为肥料。第一次干农活,一个上午干下来,我的手臂有些疼了,腰也酸了。下午,队长叫我跟阿定叔去学耕田,我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任务。

同村的堂叔叫阿定,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,时年三十出头年纪,身材魁梧,有力气。干农活样样精通,是哺秧子育苗、耕地田、耙田、插秧等都是好手。他家贫困没有进过学堂,却能拿着越剧唱本唱戏,拿起算盘,背着口诀,能记帐、算帐,这些都是他自学的结果,生产队里没人可与他相比。

我吃了中饭,兴冲冲地来到堂叔家,堂叔要我牵上拴在村口大沙朴树下的那头大水牛,就出发了,任务是去耕村外老柳树下的那块水稻田。不知怎的,大水牛不听我的使唤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大水牛牵到了田头。堂叔把大水牛赶下田,套上犁,开始耕田,堂叔叫我站在田埂上先看他是怎么耕田的。同时,堂叔告诉我耕田的几个要领,他要我记住使唤牛的几句口令,并且要将口令喊得响亮清楚,耕田时要挺起胸来,抬头往前看,犁梢把要扶直,脚步不能抢在犁梢把前,牛和犁在调头时要小心,说完,堂叔就耕起田来。他娴熟地使唤着大水牛,黑色的泥土在犁头上似波浪般地翻滚起来,犁得又匀,又直。他在嘴角边还能叼着一支烟,一边巴巴的吸着烟,一边赶着牛,犁着田,一支烟的功夫,就耕了一大片水稻田。

他吐了烟头,要我下田跟在他的后面,继续看着他耕田。他耕了一会儿,就把犁梢把交给了我,我第一次扶上犁把开始耕田时,牛就停了下来,连牛也要欺侮我?我大声地吆喝着,并用竹竿狠命地抽打着牛,大水牛偏偏不听我的使唤,反而扭转头来,用两只大眼睛死死地盯着我,不肯拉犁耕田,就是耕起来,犁头放得深了,牛就拉不动了;犁头放得浅了,牛就会奔跑起来。堂叔看到我对待大水牛有点狠心,就带着心疼感对我说,“牛是咱农民的重要生产工具,别这样狠。”我艰难地耕了几个来回,累得汗流满面,扶犁把的那只手臂似断了一样的痛。

堂叔叫我休息一会儿,他把大水牛牵到河边让牛吃青草,歇会儿。堂叔叫我一块坐在河边的老柳树下,他给我讲“牛郎织女”的故事,其实我早知道这个故事的内容,可是,今天听起来特别新鲜。接着,堂叔对着我又说:“要当好一个农民,必须过好‘三关’,必须学会耕田、耙田关;必须学会育秧、插秧关;其必须知道农事季节,也就是说什么季节,干啥农活,绝对不能错失季节。”堂叔说起农事季节头头是道,他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农民。我对他说:“堂叔,我拜你为师吧。”

经过几天的艰苦磨练,我能顺利地使唤那头大水牛,并能熟练地耕田了。接着,我跟堂叔学会了耙田,又学会了拔秧、插秧等一些农活。

转眼间到了炎热的夏天,早稻谷可收割了,收获是高兴的,但也是辛苦的,一边收割早稻,一边耕田种晚稻。那年我才15岁,刚放下书包,力气很小,队长要我挑一担刚打下的湿早谷(约100公斤)到晒谷场,堂叔有些不舍得,对队长说:“这担谷子由我来挑,侄子还年轻,以后慢慢练着挑吧。”说完,拿着扁担就挑起了沉重的谷子,健步向村口的晒谷场走去。

天旱,晚稻田间需要灌溉,没有抽水机,只能依靠人力水车,一部水车(旧式木制的农具)由两个人拉,每次车水时,堂叔要我与他配对,堂叔有力气总是他用力拉,让我轻松一些,堂叔对我的关心照顾,至今我仍铭记在心。

堂叔有空闲时还教我记帐,怎样打算盘算帐,怎样编造分配方案。这样我在生产队一边干农活,一边当会计。在堂叔的帮助下,我很快成为大队(村)里培养对象。

在生产队呆了三年半,这段经历虽短,但终身难忘。我真正体会到做个农民不容易,但给我增长了才干,增强了对农民的感情,在堂叔身上学到了那种质朴、刻苦耐劳的精神,这些都对我后来的工作起到了强烈的作用。

时光荏苒,一晃60多年过去了,堂叔早已离开了人世。但堂叔教我农活的情景回忆起来还是甚为清晰……

在流水岩山顶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

(外二章)

□姚碧波

血战登步岛,75年前的那场硝烟已成为记忆。

当我站在流水岩山顶,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时,我能感受到,长眠在这里的380名指战员,从来没有离去过,他们聚齐在高高的纪念碑上。

当年,在照明弹及竹墙、林桩、铁丝网等障碍间,乘坐木帆船抢滩登陆。在集结号角声中,他们冒着密集的炮火,奋勇向前。

近战、肉搏。与强敌浴血奋战2天3夜,先后歼敌3400余人。

到处是血。树上、草上、石上、坑洼里、水塘里,在流水岩、炮台山、野猪塘山、张岗湾山等地。

他们的鲜血,在倒下去的时候融入了这块土地。如漫山遍野的映山红,在每年的春天灿烂绽放。

他们用年轻的生命,履行了对忠诚的誓言,他们身上散发出的信仰光芒,是能够穿过时光的。

那不朽的精神,是比纪念碑更高的丰碑。

在登步岛战役遗址公园想起了胡炜将军

在登步岛战役遗址公园,想起了胡炜将军,想起了烽火连天尸横遍野的这场战役。

枪口冒着青烟,鲜血如流水,天空是血色的。这惨烈的海战,成为将军心头永远的痛。

我知道,这参战的数千名官兵,都是你的兄弟,是从战火纷飞中过来的,历经生死,是为了解放舟山而来。有的还是身经百战、伤痕累累的老兵。

他们在牺牲时握着枪、保持着冲锋的姿势,让你痛心。

面对数倍强敌和弹尽援绝的境况,为了持久的胜利,主动撤出战斗成为你的选择。而这也堪称世界战争史上渡海作战中的一个奇迹。

“与宝岛人民同在,共碧海青山长存”。将军,这是你亲笔撰写铭刻在纪念碑后面的对联。

如今,你的骨灰撒在了登步和桃花两岛间的海域。

将军,你们建立的功绩,如巍峨的昆仑山。

在东海游击总队烈士纪念碑前静默是我的全部

在六横,在东海游击总队烈士纪念碑前,静默是我的全部。四周山野也是一片静默,云低沉着。

阳光从天上一颗一颗地落下来,落在青青草木上,像蝴蝶飞翔的翅膀。

死亡是如此地猝不及防,与国军的一场遭遇战,42名战士倒在黎明之前。

我无法看清他们的脸,那是多么的年轻呀,这多么让人痛心。他们衣着朴素,勇敢,坚强。

他们的信仰,如军帽上闪烁的红色五角星。他们倒下去的时候,没来得喊一声,但内心仍有火炬般不熄的光芒。

我知道,他们来自人民,新中国就是他们想要建立的家。他们的身体融入大地,成为支撑祖国脊梁的一部分。

如今,那个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早已远去。我知道,在这个春天,这些远去的烈士不需要我的颂歌。在他们面前,所有的词语都黯然失色。

那高高的纪念碑,不是为了遗忘,而是为了怀念,为了让更多的人前来瞻仰。

致曾经的同事

□徐豪壮

你在操场小跑的身影
略显矮胖的身体微微前倾
歪着头、嘴角噙笑
可能予你很短,但予我很长
悠悠几圈,你终于托着腰踱过来

病中的你
我只是听说
光光的头,瘦削的脸颊、深陷的眼窝
6岁的女儿趴在枕边
粉嫩的小手
抚上了你的嘴、鼻、眼和泪痕
耳窝里湿漉漉一洼

元宵一过,我开始数日子
三周两周,三天一天
清明的第一天
我站在坡下
由顶往下数
第五行左边第二个

黄白色的菊花散发着清香
合手祈福
你圆圆的脸蛋
右眉的黑痣和微笑上扬的嘴角
一股暖流漫延周身

本报地址:普陀区东港海印路426号 问询电话:0580-3805576 3817400 邮政编码:316100 广告招商热线:13506600070 印刷:舟山海印印业有限公司 本报法律顾问:浙江星岛律师事务所 徐舟波律师